2025年12月22日 星期一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姜涛
烟海e家客户端 大小新闻客户端 烟台日报

母亲的愿望

□李烁

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挤得天空只剩下缝隙。我生长在这样的群山褶皱里，世界是由石头、泥土和望不到头的蜿蜒构成的。

和母亲去登泰山，像是完成一场迟来的仪式。起初脚步还算轻快，石阶却仿佛无穷无尽地生长。话渐渐少了，只剩下呼吸与脚步声相互追赶。到了最后，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向那片朦胧的天际线靠近。

山顶的风凛冽而潮湿。观日出的人群像潮水般涌在悬崖边缘，我们终于寻到一处勉强能够立足的石台。台面齐胸高，石头的凉意透过掌心。我撑起身子准备翻越——就在那一刻，一双温热的手稳稳地托住了我。那股力量来得如此自然、如此笃定，仿佛我曾无数次被这样托举过。回过神时，我已站在平台上。

转过身，母亲还靠在岩壁上微微喘息。她朝我摆摆手，额发被汗水粘在颊边：“你先看，我缓口气。”

此时，东方开始燃烧。

先是墨蓝的天幕渗出一线橙黄，那光亮怯生生地，像在试探。忽然间，积蓄的力量喷薄而出——绯红、金橘、绛紫在天际线处交融翻滚，云层被镶上流动的光边。就在这色彩的盛宴中央，太阳的弧顶探出来了，那样鲜亮，那样决绝，仿佛新生本身就该是如此不容置疑的模样。人群的惊叹声如海浪般涌起。

我低头望去。

母亲竟阖着眼睡着了。她侧靠着岩石，双手松松地环抱着自己，头微微倾斜，像个在颠簸旅途中小憩的孩子。晨风毫无顾忌地掀起她的衣角，几缕银发在越来越亮的天光里闪烁着，像夜退去时最后几颗不舍得离去的星子。

许久，她的睫毛颤了颤，睁开眼正对上我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太阳……出来了吧？”

“嗯，”我指指那轮已经升起的、明晃晃的金色圆盘，“最好看的时候已经过了。”

“你看到了就好。”她笑着说，撑起身子。我伸手拉她，这次她没有拒绝。

去碧霞祠的路上，香火气混着晨雾在殿宇间缭绕。我在神像前跪了很久，把那些在心里翻腾的愿望细细地说了一遍又一遍，像在完成某种郑重的交接。起身时，母亲早已站在廊下等我。

“许了这么久，都说什么了？”她问。

我报出一串具体的清单：健康、平安、顺利……她听完点点头，我问她许了什么愿。

“就一句话，”她望着檐角摇曳的铜铃说，“希望一切都好。”

“这也太……”我话到嘴边，看见她眼角细细的纹路在香火的光影里显得格外柔和，便改了口，“太省事了。”

“心诚就够了吧。”她轻声回答我，又像在对自己说。

下山时已是午后，石阶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我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等她，脑海中想着清晨那股托举我的力量——它并非凭空而来，它来自这些年来无数个被忽略的瞬间：雨中倾斜的伞，深夜留着的灯，欲言又止的关切……它们和泰山之巅的那一托一样，沉默而稳固。

走到中天门时，母亲望着远处层叠的群山，忽然说：“明年，我们去黄山吧？”

“好。”我应道。

那时我会记得，在神佛面前，要许一个和她一样的愿望——简单、空旷，却装得下整座人生的山峦，和所有在日出时错过又重逢的时刻。

雪葡萄

□林春江

冬至将至，寒意愈盛。蓝天依旧清澈，偶尔飘来丝丝缕缕的青烟给她蒙上一层若有若无的轻纱；草枯叶落，田园荒芜；山峰褪去绿色的盛装，清波潋滟泛出森然光芒。在这寒意凛冽的时刻，我心心念念的，不是那皑皑白雪，不是那红红火炉，不是烤得焦黄软糯的红薯，而是雪葡萄——冰冰凉凉而又甜甜蜜蜜，入喉的一刹那，吃的不仅是葡萄，更是积淀的沧桑和浓缩的精华。一瞬间，仿若在冬天享受到了秋日的绚丽和春天的灿烂。

老家庭院的西南角曾种植了一株“巨峰”，虽然它委屈地窝在角落一隅，却恣意生长，主干遒劲弯曲，枝丫纵横，绿叶葱茏。待到黄绿色的帽状小花凋谢，米粒般大小的葡萄便悄悄地从叶子里探出头来。春风吹拂，几天时间就膨胀成一串串青色的绿葡萄。彼时，很喜欢和哥哥在葡萄架下下象棋。一片绿叶悠悠飘落，拈起来，凝视它，脉络清晰，缺口宛然。仰头看去，只见一只肥胖的虫子蛰伏在细细的枝条上，贪婪地啃食着嫩嫩的绿叶。

秋天，南飞的大雁首尾相衔，鸣声悦耳，在空中留下美丽的诗行。葡萄树上挂满了紫黑色的果实，饱满圆润，一嘟噜一嘟噜的，诱惑无限。每次上学经过葡萄树下，我都偷偷摘几颗塞进嘴里，回味甘醇，化成无边的愉悦留在心中。放学后，进门先蹿到葡萄树下，踮脚拽几个葡萄吃。母亲怕我拽坏葡萄藤，便提前给我剪一大串，用清水洗干净，盛在白色的海碗里，递给我吃。我坐在葡萄树下的灰色小马扎上，扯下一个个水灵灵的紫葡萄，塞进嘴里。抬起头，浓密的绿叶中，依稀能窥到挺拔遒劲的梧桐树。夕阳透过参差错落的枝叶，柔柔地铺洒在我身上。也许，那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吃完后，母亲会让我给街坊邻居送些葡萄。我接过小篓子，笑嘻嘻地跑出家门。

但母亲从不让我们把葡萄摘尽，总要留下几串，挂在高高的枝头。她说：“等下雪了再吃，那才叫别有滋味。”

留下的葡萄在日渐凛冽的风中慢慢变了模样：它们不再饱满，渐渐干缩、起皱，失去了水分，像褪去华服的舞者，黯淡而倔强地守着空枝。直到某一夜，雪悄然来临。清晨雪霁，走进庭院，只见那几串葡萄裹着一层莹白的雪衣，静静地悬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轻轻拂掉白雪，摘下一颗——触手冰凉，激得人微微一颤。往昔饱满圆润的果实，此时变得黑紫干枯，似乎只剩下一层皮。放入口中，沁人的凉意瞬间漫开，一股浓郁的甘甜涌出，满口生香，直透心底。

原来，它并未死去，只是将所有的软糯与汁水，凝练成了这一口冰雪中的芬芳。我想，那是岁月的沉淀，是雨雪的洗礼，是风霜的镌刻，是默默的坚守，是飞雪中绽出的另一种芳华。或许，唯有在苦寒中默默忍耐，在失去中静静沉淀，才会换来这一缕冰封之下的甜蜜。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冬至，写给春天的情书（外一首）

□林钊勤

在冬至的寒夜
我悄悄写着给春天的信
种子埋在冰冷的土里
做着温暖的梦

它蜷缩在黑暗中
等待着春的唤醒
想象着破土的那一刻
阳光洒在身上

枝头的花苞紧闭
似羞涩的少女
藏着彩色的心事
等春风来开启

孩子们在纸上涂鸦
画着春天的模样
燕子、花朵和风筝
都是他们的盼望

冬至的风虽冷
却吹不散心中的光
这封信，寄向未来
期待春天的回响

冬至的颜色

冬至，像一幅油画
色彩在天地间晕染
雪，是那大片的白
覆盖了山川

田野、屋顶和树梢
都穿上了素衣
世界变得安静又纯粹
像一首无声的诗

腊梅，绽放淡黄
在寒风中散发芬芳
那一抹亮色，似火焰
温暖了冬的心房

柿子挂在枝头
如橙红的灯笼
点亮了萧瑟的风景
带来了节日的浓情

常绿树守着墨绿
像忠诚的卫士
在岁月里默默坚守
等待春的消息

烟台灌肠

□张昌伦

年味还在路上
烟台已满街飘香
顺着香味溯源
竟是人们
在嘻嘻哈哈地忙着灌肠
瞧，一块块红肉被切成条状
加上调料
搅拌成舒心温柔的模样
腌制之后
迎来的是醉人的时刻——
一节连着一节
像小康生活里
浓缩着百姓诗情画意的
向往
挂在荫凉下
如串串风铃
鸣响的是魂牵梦绕的乡音
风干的是舌尖上的诱惑
陶醉的是纯真朴实的心房

烟台灌肠
你为家乡代言
醉美母亲的形象
你是春节的先行官
带给人们的是悦享的欢乐

相声

康养情

□矫成勋

甲：（夸张地）您好！

乙：您好！

甲：最近挺好吧？

乙：最近挺好！

甲：家里都好吧？

乙：好。

甲：老人都好吧？

乙：好，谢谢。

甲：全都好吧？

乙：都好着呢，谢谢你的问候啊。

甲：你是……哪位呀？

乙：嗨！热闹了半天，敢情你还不认识我呀！

甲：不是，我最近研究问题上瘾了，难免分心嘛。

乙：嗨，你最近研究什么问题啦？

甲：啊哟，最近我研究这问题可重要了。按我家乡话说是“老鼻子”重要了！

乙：你这“老鼻子”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甲：你想知道？

乙：哎。

甲：认真仔细地听啊，不清楚再问我，我保证详细地跟您解释清楚。

乙：行行行，您到底研究什么“老鼻子”重要的问题啊？

甲：这个问题我已研究好长时间了，告诉你，我……

乙：嗨，你到底说不说呀！

甲：哎，别急，我这个问题呀，就是……

乙：什么？

甲：（靠近乙的耳边儿上捂着嘴）就……

乙：哎，大声说，让大家伙儿都听见。还保密咋的？

甲：我怕你听不清嘛，那我就说啦。

乙：说！

甲：这个老鼻子重要的问题就是——

乙：说呀，磨磨唧唧的

甲：养—老—问题！

乙：嗨，这还是老鼻子重要的问题？这谁不知道啊？岁数大了，养老嘛！

甲：我跟你想的不一样，知道吗？不同！

乙：这有什么？大家都知道啊！人年岁大了，行动有所不便，面临的自然就是养老问题嘛。

甲：有一首歌，你听没听过？

乙：这跟唱歌有什么关系？哪首歌？

甲：我唱给你听哈。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腿，下山练过背。我们这一辈，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嗨哟，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我们这一辈，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

乙：好！唱得好！（鼓掌）

甲：知道歌里唱的都是谁吗？

乙：这一辈嘛。

甲：这一辈都是谁呀？你知道吗？

乙：哦，这就开始研究啦。你说都谁呀？

甲：大约就是上世纪30、40、50、6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人，也就是与共和国同年岁的这批人嘛。

乙：是呀，与共和国同龄嘛，同年岁。

甲：这批人，交过公粮，修过水库，下过乡，当过知青。

乙：哎，对了，当兵入伍的还扛过枪，上过战场，杀过敌寇，保卫家乡！

甲：都为我们的伟大祖国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乙：是。

甲：你就拿我们村来说，当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都走集体化道路。大人们上山干活，小孩子上学学文化，幸福得没法说啦。可就有些美中不足。

乙：怎么美中不足呢？

甲：那个年代物资不太丰富，买东西还得用票，也就是购物券儿。尤其是小朋友嘴馋，又没有解馋的零食，真是闹心。

乙：那时就那环境。老人们都经历过。

甲：哎，我们村可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啊？你这年纪好像也没经历过吧。

甲：我二大爷告诉我的，我二大爷经常讲给我们听啊。

乙：你二大爷是怎么回事儿？

甲：他是我们村一群孩子的头儿。

乙：嗨！孩子头儿。

甲：对，大人都上山干活儿，孩子们放学以后都归他管。

乙：他管给小朋友们分吃的？

甲：不是，我们村是集体管理，那叫一个棒。生产队有果园，桃树、杏树、梨树、苹果树等都归生产队管理。还有专门看山的民兵，叫护林员。

乙：你二大爷总不能去偷吧？

甲：什么话呀！我二大爷有智慧呀，不能去偷集体的呀，那太不道德了嘛！

乙：那怎么办呢？

甲：我们村东头有一户人家，小朋友来回走路都要路过他们家的院墙外。

乙：这有什么关系呢？

甲：你别急呀。关键是院墙里头。挨着院墙是一排果树，长得非常茂盛。

乙：都有什么树呀？

甲：有杏树、梨树、桃树，还有苹果树。每到成熟季节，那杏子、梨、桃子、苹果提溜嘟噜地挂满枝头。那长长的树枝还探出墙外，小朋友们每每路过时，都抬起头，看着那成熟的果子流口水。铁头说：“二哥，咱摘个尝尝吧。”

乙：对，没人看见摘一个。就一个！

甲：我二大爷说啦：“不行，咱不能偷摘群众的水果。”小胖子就说：“嗨！想摘咱也够不着呀！”

乙：对，小孩儿嘛，个头不足啊！

甲：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金黄金黄的杏子就是吃不着，心里那个痒痒劲儿，嗨！

乙：哎，这可不能偷啊，从小就要走正道，不能往歪里想！

甲：我二大爷是孩子头儿啊，他想维护自己的形象啊，就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要让你们都吃上鲜美的黄杏！”孩子们一阵欢呼：“好！”然后看着满枝头的黄杏，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家。

乙：你二大爷瞎吹吧，他有什么办法呀！

甲：二大爷想了好多办法都无法实现，闷闷不乐地走出家门，不由自主地又走到了杏树的墙外。这时，天黑下来了，他站在树下仰望着馋人的熟透了的黄杏，闻着那诱人的香味，真是毫无办法。

乙：这都晚上了，还惦记着呢。

甲：正在二大爷犯愁的时候，突然从墙头上顺下了一架梯子，稳稳地靠在院墙外。二大爷看看四周没人呀。他喊一声：“谁呀？”

乙：谁呀？

甲：没人答应。二大爷一看这梯子正好在那棵最大的杏树下，心想这可能是主人故意让孩子们解馋的。但是去通知小伙伴们又来不及了，二大爷当机立断，抖擞精神，迅速踩着梯子爬上树，摘起杏子来。嘴里还念叨：“谢谢大爷，我给他们每人一个杏子，不多摘。”他脱下衣服，把袄袖打了个死结，摘了16个杏子就快速下来了。

乙：还挺仗义，不贪财。

甲：二大爷高兴地再次说声“谢谢大爷”，转身要回家。就这工夫，那梯子不见了！

乙：没啦？

甲：没啦。

乙：那肯定是人家主人故意想让那些小朋友尝尝鲜呗。

甲：第二天，二大爷把杏子分给了小伙伴。大家可高兴了，从此规定每天放学后集体去山里玩儿，然后到杏树下集合。二大爷上树，每人一个杏子，吃完回家吃饭、写作业，天天如此。

乙：嗨，形成制度啦！

甲：是啊，到时候梯子就下来，摘完杏后梯子就上去了，天天不误。

乙：这家主人真够意思，我都有点儿感动啦。

甲：吃完杏子吃梨，吃完梨吃桃子，吃完桃子吃苹果。按季节顺序，年年如此。

乙：嗨，你二大爷这帮小朋友真是幸福啊！

甲：是啊，他们学习也很努力呀，个个都在班里很优秀！

乙：好！

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慢慢长大啦，当兵入伍走了好几拨。后来就是高考了，又不断地上大学去了。天南地北都有，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福建、云南、河北、河南、山西、广西……遍地都有！

乙：都是好样的！你们村真了不起，小朋友个个有出息！

甲：他们后来才知道，这家主人是高大爷，他家是烈属。他没有儿女，一个人。他每天看着那群小伙伴儿吃水果的欢喜劲儿，心里就乐，美滋滋地分享着孩子们的欢乐。他从不露面，怕影响了孩子们的兴致。

乙：是位令人尊敬的好人！

甲：现在高大爷90多岁了，村里的小孩儿一拨一拨地长大，都外出了。村里的小孩很少了，后来村里的学校也迁到外村去啦。每到杏子成熟的日子，他就搬一凳子坐在院中，看着满树杏子出神，眼前不时出现我二大爷那帮孩子的身影，耳边好像出现了我二大爷在树上摘杏、小朋友在墙外欢呼的声音。他不时地发出笑声，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他想念那些孩子们呐！

乙：太感人啦。见杏树就生情啊。这真是“昔日黄杏挂满树，不见当年吃杏人”啊！

甲：那帮小朋友，如今可不简单呐。你看过九三阅兵吗？

乙：我非常认真地看了好几遍呐，真是激动啊。咱们国家真是强大啊！哎，这跟你们那些小朋友有啥关系呀？

甲：当然有啦。我二大爷的儿子参加阅兵式了。驾驶歼20战斗机飞越天安门上空！

乙：嚯！

甲：跟他一起当兵走的铁头，他儿子也参加了阅兵，驾驶着新型坦克在天安门前驶过，接受检阅。

乙：嚯！

甲：后来上大学的小胖，他女儿作为女兵方队队员也接受了检阅，电视上还有她的镜头呢！

乙：嚯！

甲：这不吗？九三大阅兵结束后，二大爷马上通知我。

乙：看看，来指示了！

甲：让我在咱们本地区找一所最好、最好、最最好的养老院。他们知道我正研究着养老嘛。

乙：你就别提这茬了，找养老院干嘛？

甲：当年吃过高大爷的杏、梨、桃子、苹果……

乙：嗨，就是吃过高大爷水果的那些小伙伴现在都是老伙伴了。

甲：是呀，他们联合起来，要把高大爷送进养老院，让高大爷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乙：嘿，太好了，够意思！

甲：经我多方打听，加上有关方面介绍，有一个清泉康养中心闻名遐迩，是远近闻名啊。

乙：这大家都知道，电视里有影像，社会上有名，老百姓口碑最好。

甲：我就是冲康养中心来的，赶紧联系入住啊！

乙：嘿，巧了，在你面前就是那个康养中心的——

甲：啊呀，失敬！您是孙院长啊！

乙：哎，我不是孙院长。

甲：哦，您是张院长啊？

乙：我不是张院长。

甲：那您是哪位院长？

乙：我是……嗨，我不是院长，我就是清泉康养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甲：哦，我说看你那么面熟呢。

乙：面熟？咱们不认识呀。

甲：你们没重名的吧？是叫清泉康养中心？

乙：对呀，没重名的，你找的就是我们单位！

甲：你单位成立10多年了？

乙：对，正好是10周年，我们正在庆祝10周年的辉煌！

甲：被评为五星级养老院？

乙：是啊。

甲：院长姓孙，副院长姓张……

乙：是啊，我们还有好几位副院长呢。

甲：大家提起清泉康养中心都这样（竖大拇指），都夸是镶鞋不使锥子——（针）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乙：嗨，俏皮话还不少呢。对呀（不好意思的），大家都说俺单位好着呐！你去俺单位一看就知道了。建筑雄伟敞亮，人人都谦和淳朴，对入住的老人家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进了荣誉室，嘿！

甲：怎么样？

乙：满屋红彤彤地挂满锦旗和奖状。红彤彤、金闪闪的锦旗挂满墙，都是上级和群众对我们的褒奖和鼓励！

甲：嗨！我就要找这样响当当的康养中心！快带我去办手续啊！

乙：走！

合：康养中心见！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